

被忽视的民主“细节”

唐文方，2014-11-26

早就听说贝利教授得过普利策新闻奖，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得的，最近终于有机会在一个派对上见到他，当面向他请教，从他的谈话中，我看到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民主制度的细节。

贝利教授当过 30 年的报社记者，其中包括《洛杉矶时报》这样的大报社，10 年前来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教书，他没有博士学位，却是有终身制的正教授，这在美国的新闻学院并不奇怪，新闻是一个十分注重实践经验的专业，理论知识相对次要。

贝利教授一看就和搞电视的记者不一样，电视记者比较注重外表，到哪里都能显示出他们的存在，而文字记者更需要融入到生活中去，在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时候发现新闻。贝利教授如果换上一身工作服，你可以说他是修车的，也可以把他当成安装空调的，或者是餐馆的大厨。

得普利策奖时，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报社工作，当地的警察总监要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比市长、议长都大。当时的警察总监靠着严打毒品犯罪的口号当选，每次成功破获毒品案件，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利用媒体为他歌功颂德，以利于他将来的竞选连任。

与此同时，贝利先生（那会儿还不是教授）对警察总监的功绩开始怀疑，觉得他有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倾向。

贝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得到更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怀疑，影印并逐一查阅了 1000 多份警察在高速公路上拦截过往车辆、并没收任何携带 \$250 以上现金的档案材料，并查看了 1000 多个警车拦截时的录像资料，结果发现，70% 以上的案件是黑人，绝大多数案件都和毒品无关。由于高昂的律师费，大多数人没有要回被没收的钱，结果钱越积越多，高达八百万美元。

贝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迫使当地政府修改了法令，对警察拦截车辆和没收现金做了更明确的规定，进一步保证了黑人的合法权利。贝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也为此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调查类新闻奖。

钱呢？我问。贝利教授说他们很怀疑警察总监通过此举非法敛财，他们也找到一些证据，但最终因为无法 100% 地确定证据的真实性，他们没有在文章中对此提出质疑。

我很佩服贝利教授的职业道德，为了找到证据而废寝忘食，挑灯夜战，而没有证据时，再有吸引力的新闻也不能报。我很高兴他在教书，因为他仍然会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学生。

警察总监呢？我又问。他成功连任了，因为佛罗里达的白人多，他们更愿意选有种族偏见的警察来保护白人的利益。

贝利教授的故事让人想起去年在佛罗里达发生的一桩枪击案，一个叫齐默曼的白人（也有人说是拉丁裔人）声称为了自卫而开枪打死了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孩，最近被佛州法院判无罪。齐默曼此前曾多次打电话给警察，表达出强烈的反对黑人的种族情绪。庭审中，法官拒绝考虑这些电话的内容，声称要就事论事，导致了当事人的无罪释放。

而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接连不断地发生，今年 8 月份在密苏里州佛格森市，又有白人警察枪杀未带武器的黑人青年麦克布朗，而其后组成的白人占大多数的大陪审团却决定不起诉白人警察，尽管

美国的民众在多地举行示威游行，尽管美国的总统和司法部长都是黑人，也无法改变大陪审团的决定，因为正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美国是“法制”社会。

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讲话 50 周年纪念会上，美国的四任总统纷纷发表讲话，谴责种族不平等，包括卡特，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佛州和密苏里州被杀黑人男孩的父母，也站出来要求申张正义。

50 年以来，美国在反对种族歧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和密苏里州的这些故事，实在说不上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完美，选举和司法独立这样的民主机制实际上是在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制度化，鼓励诸如警察总监和带有种族偏见的齐默曼和白人警察来代表社会正义。

这应该是被忽视了的民主“细节”吧。